

兒童叢書之四



小賣技者

F2

慈幼印書館印行

F 221



蘇冠明 盛熊運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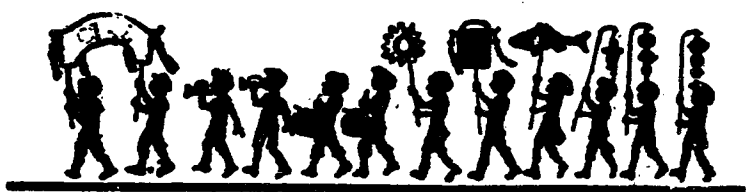
小賣技者

作者葉順天



4

慈幼印書館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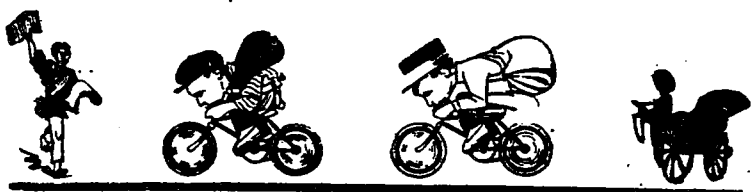
小朋友們：

我已是你們所有的了，願你們好好地待我，保存我，不要糟塌我。

用心讀我，把我的一切介紹給你們的兄弟，姊妹；因為我的所有，對於你們都是有用的，我可以使你們的童年過得更快活，更滿足！

你們的朋友

小賣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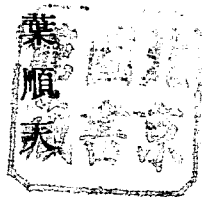




小賣技者

一個八月的晌午，火傘高漲，暑氣熏人，在一條又濶又多灰塵，從大鎮通到鐵道兩旁的鄉村裡去的路上，沒有車馬，也沒有行人，雀子、燕子都躲到樹林裡，只有些唱老腔的蟬兒在不斷的喊着。

鳴的一聲，火車遠遠地响着警笛，車站裡的執旗工人，正欲關住人行道的鐵柵，瞥見兩



個人辛辛苦苦地跑來，一個是滿頭皺紋，顯着疲倦的老頭兒，另一個是十二歲左右的孩子，又瘦又黃，背着一隻破舊不堪的皮袋，還有一隻大黑狗跟着他們。這黑狗雖說滿身污穢，但是牠的兩眼非常活潑靈敏，拖着一輪小車子，滿裝着小鐵環、小銅鑼鼓呀、繩呀、小橈子呀，還有種種的玩具，——爲賺得一點錢來養活他們三條生命的工具。那老頭兒看來很疲乏，右手扶着杖，左手按着那孩子的肩，歪歪倒倒的勉強向前走。

走到一個拐角，對面便是方丹納伯爵的別墅，他們便停下來。那可憐的老頭兒疲倦得立足不住，左手重重的壓在孩子的肩上，右手一鬆，丟了拐杖，身體便向地倒下來。那孩子用盡平生之力，扶住他慢慢倒在地上，跪在他的身旁，哭着說：『祖父呀！祖父呀！』

狗也伏在地上，伸出血紅的舌，一面嗅老頭兒的手，一面吠着，好像懂得主人的遇難似的，老頭兒的面色好像灰土，額上流着冷汗，雙眼無光，氣息奄奄，只有兩唇還微微在動着，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孩子低下頭，把耳朵挨近他的口，方纔聽得一句「好渴呀」，便從破袋裡拿出小壺給他飲。

那時候，一匹小白馬，拖着一輪車子跑過來。原來是近村的醫生看病回來，他不停的揚着馬鞭，警告行人讓路，孩子看見了便高舉着手，喊求停車，黑狗也狂吠起來，好像叫過路的人注意，果然那醫生勒住了馬，跳下車來。

只消一看，便知那老頭兒已是無藥可救的了，便從衣袋裡拏出一隻小瓶子，放些藥在病人的鼻孔裡，然後把他抱起來，輕輕放他

在車上。給那哭喊着的孩子說：「這裡沒有空位，我帶你的祖父到我屋裡去，你隨後跑來罷，那右邊第三間便是我的房子，你向路人間醫生的屋就是了」，說罷，馳馬去了，孩子和狗在後面遠遠地追着。

可憐的孩子拼命跑，無奈雙腿只是發抖，心頭跳得厲害，快要支持不住了，跑了好久，方纔到了村裡，便向右邊一二三的數到第三間房子，找着醫生的宅子。祖父或許在這房子裡快要斷氣了，孩子想到這裡，不禁熱淚交流，於是挨近門邊，掩面大哭起來了，那狗也汪汪的叫個不停。他進村的時候，便有幾個小孩子跟着他，這時方欲向他問來歷，忽然門開了，走出一位老太太來，滿月似的面容，頭頂上覆着雪白的頭髮，兩眼閃閃有光，帶着慈祥的神態，她

向孩子和善地看了一眼，隨後伸手去拉他，「好孩子進來罷，你的祖父在這裡等着你哩」。

她是醫生的母親安琪蘭太太，她這番甘飴的話，深深感動了孩子的心，他抬頭看看她，便拭着眼跟她進去了，只見他的祖父躺在一張白布床上，閉着眼，他便跪在床邊，吻了他的手，老祖父張眼一望，認得是他的孫兒，便下氣接不着上氣似地，給他說了最後的幾句話：

「伯斯該多，你父親的……那些信……在我的……衣袋裡……，你該時……常……有志氣……」他的聲音忽然斷了，只有雙眼依依不捨地看住孩子，一會兒眼閉了，口也合了，安太太想拉開孩子，但他緊緊靠住那白床，不肯離步。傍晚時分，祖

父領全聖事，安然去世了，可憐的伯斯該多便成了一個無依的孤兒了！

第二天，老祖父被葬在本村的小墳地裡，送葬的只有他的孫兒、安太太和那隻黑狗，伯斯該多在墳上流了許多熱淚，安太太放上一個花圈和一個木十字架，黑狗也不停的哀叫。這天小孩子只是默默地坐在黑狗的身邊，經旁人力勸，方纔勉強食了少許東西。翌日早上，他便向醫生和安太太告別，感謝他們照顧和埋葬他祖父的種種恩典。安太太很詫異地問他道：

「怎麼？你爲什麼要離開我們呢？你這樣年輕的孩子單身要到那裡去呀？」

伯斯該多也抬起披著捲髮的頭，眼淚汪汪地看着安太太答道：

「我去遊歷各村，和我的黑狗莫羅一齊賣技過活，等到我爸爸回來時，便有房子住了，我還能上學讀書呢！」

醫生聽了非常感動，伸手放在他的肩上，給他說：「現在不要想別的事，就在這裡和我們一齊住着，我們決不會令你受飢寒的，別的後來再商議罷」。說罷飲了咖啡，告別母親，便出門探病人去了。

安太太的眼裡流出兩行淚珠，把孩子拉到自己身邊，很慈謫地撫摸他的頭，她早已知道孩子的父親再也不會回來了。伯斯該多是孤兒，舉目無親，又是這麼年輕，她着實憐惜他。

原來醫生在老祖父的衣袋裡找到伯斯該多父親的家書和別的字條，他仔細念了一遍，便明瞭箇中的可痛的歷史；孩子的父親到亞

爾巴尼亞去打仗的時候，他的母親生了一場大病，把所有的小家產，連他們的房屋都變賣了，可是醫藥無效，終於一病不起歸天去了。後來他的父親又遠渡大西洋到美洲去，想賺些錢回來買房屋，置些產業，重整家庭。可是不久以後，一封從意大利駐美領事寫給他的祖父的信，報告他父親的死訊，老祖父忍淚吞聲，給伯斯該多隱過了這個凶訊，只說後來有一日父親要回來的。

在醫生家中，已過了幾個星期，伯斯該多他漸漸改除了粗俗的態度，顯出靈敏活潑的天資，而且非常聽命。

安太太把醫生穿過的舊衣修改下，給他穿上，帶了一條白領帶，着了一雙新鞋，好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身材挺直，皮膚被太陽晒成褐色，烏黑有光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眶裡，頭髮長得有點波紋，

配成一個斯文可愛的孩子，安太太實在愛護他，每想到不久要離開他，便發生一陣難過的情感。

還有那女僕瑪大肋納，也不肯讓伯斯該多獨自離去，她服侍安太太已經三十年多，親眼看見醫生出世，長大和成人，現在她已是鶴髮高年的老婆婆了，她時常得到伯斯該多的幫助，汲水喇、澆花喇、喂馬喇、掃馬棚喇，真個省力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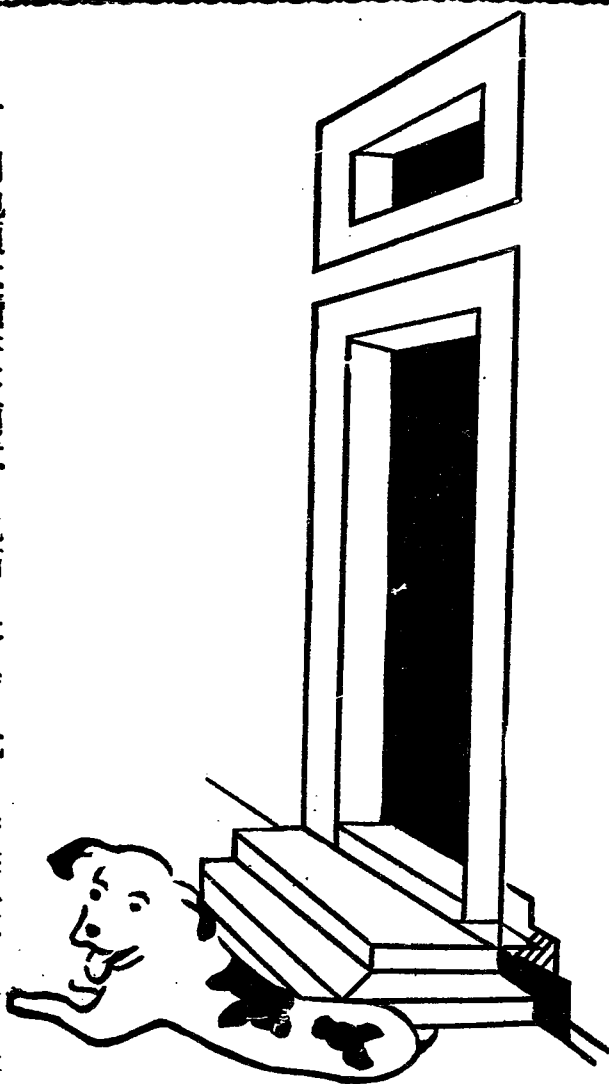
伯斯該多也時常思量，以爲這樣過渡安逸的生活是不久遠的，他原本在外奔走多年，臥的是草堆，吃的是硬麵飽，和從三家四戶湊集攏來的殘羹賸飯，現在却睡在溫軟的床上，吃呢，和瑪大肋納在廚房裡同桌，吃現成的飯菜。好像一位富家少爺。六天裡勤力工作，到了主日上，便往聖山裡去給他的祖父供些鮮花，有一件事他

常常放心不下，就是每天晚上，走進他的寢室裡去時，四週看了一眼，愁思便滾上來，想着：從前怎樣奔走勞碌，現在却怎樣優悠自在，捫心自問道：我的將來究竟怎樣？這樣的生活可到幾時？醫生怎樣判斷我的行爲？倘使有一日恐怕就是明天我該當再度從前的生活還能忍得饑寒孤苦嗎？還能當得那些沒良心人的凌辱和咒罵嗎？……想到這裡，便嗚咽涕泣，滿肚愁情，往往不能自慰，便跪在地上把祖父教了他的經文熱心念下去，方才上床就寢。

莫羅呢，牠却成爲一個看門官，很勤勉做牠的本份，牠所拖的小車子和裝着的全副玩具，放在柴房裡沒人理它。

光陰荏苒，暑天過去了，秋季開學的時候到了。伯斯該多要想讀書，却不敢給他的恩人發表志願，倒是醫生提起這事來。一天晚

上，問他願意讀書不願意，他滿口答應：說自己很願意上學，醫生聽了很快樂，安太太也覺得希奇。他們看見孩子的好志向，便讓他



日間去上學，晚間由醫生親自助他溫習功課。好孩子讀書非常用功，有恆心，到了年終大考時，竟獲初小四年級第一名，安太太愈加愛他，看他如同自己親生的兒子。因此他更努力，相稱這麼大的恩惠。

七月已經過去了，正當八月初旬，同村的人都說：方丹納伯爵的全家快要到本村裡來了。

方伯爵原來是本村的村長；他的家屬不是每年來的，他却不時到村裡來，維持村人的公益。

方伯爵的夫人愛良諾蘭已經兩年沒有來了，今年夏天，她和她的女兒琪才蘭要來逗留幾個月，他們的家人先來整理屋宇，安排一切，預備迎接主人。

一天早上來了兩輛汽車。方伯爵、愛夫人、琪小姐、伴着伯爵夫人的未蘭羅撒夫人、和琪小姐的女教師納麗女士同乘在第一輛；方伯爵的老僕人尼各老管家；其餘的女僕和那個常被琪小姐輕慢的小家僮若望趁第二輛。

村中的紳士貴人在一小時前，都已群集在方伯爵的宅前等候，汽車到了大門，個個都上前握手請安，方伯爵答禮後，便問醫生道：

「醫生，我們的伯斯該多呢？」

醫生正欲回答時，愛夫人插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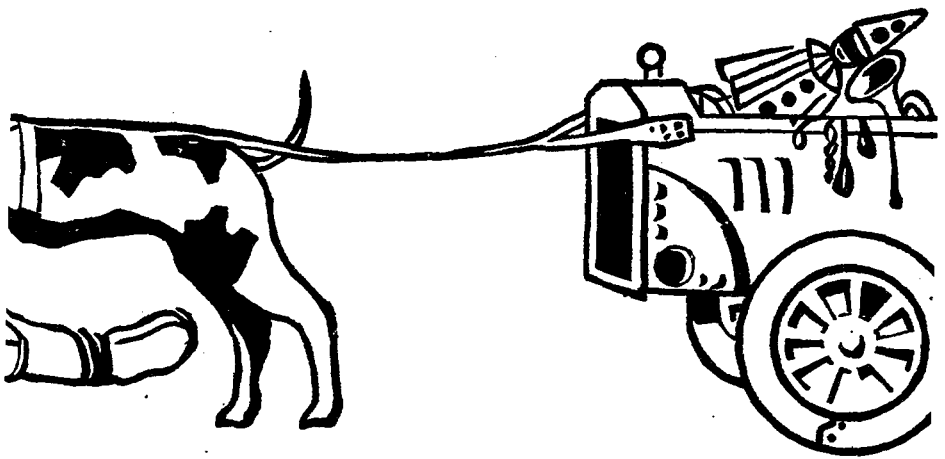
「噯，給我認識一下這個伯斯該多罷！我的方伯爵已經給我說了好幾次，說他是一個怎樣怎樣好的孩子，我盼望來看看他。」

琪小姐接着說：

「喂，我想叫他做把戲、打跟斗，醫生今天可喚他來嗎？」

醫生不大高興別人這樣戲弄他，又想說明他現在不是弄把戲的了，但恐有拂方伯爵的意，只好含糊答應了，心裡實在不欲難爲伯斯該多，所以回家後，並不說起這事，打定主意不把他帶到方伯爵的宅裡去。

誰知那天下午，小若望奉命來喚伯斯該多說：琪小姐要他帶



了一切玩把戲的傢伙同去。醫生
出去看病人，安太太不知底蘊，
她以為醫生忘了告訴他，但她很
不願意她那愛如己子的伯斯該多
受這樣的羞辱。她想醫生已和方
伯爵說定了，所以便喚伯斯該多
過來，給他說明這事。

他聽了，立刻滿面通紅
，很憂心向安太太
看了一看，只好應
充，



拏了鐵環和繩子，喚他的莫羅同往，那黑狗一聽小主人呼聲，急切跑過來；一見牠的小主人拏着先前所用的傢伙，便放下尾巴，垂頭喪氣地望着他，好像向他問：『做什麼？難道快樂的生活完結了，要離開這裡，去度從前的生活嗎？』

伯斯該多跟着小若望走，談起話來。因此他知道小若望是從很遠的中美瑪爾的尼加島來的，是一個無靠的孤兒，因為他父母死在地震的災難之中。小若望又說起怎樣到方伯爵家服侍琪小姐，她是怎樣難奉事的，她的脾氣是怎樣不好的，在她手下不容易過活的，……幸虧未蘭羅撒不時安慰他，贈他一些禮物，常常看顧他，愛太太也是良善的，不過太慈悲順從她的獨女，嬌愛這位全家的寶寶。說着已到了方宅，琪小姐早已等候在平台上，怪他們走得這樣慢。

罵了他幾句，便憤憤地坐下來，用手一招，命他開始玩把戲。

伯斯該多預備了一切應用的東西，才欲開始表演，琪小姐厲聲止住他道：

「怎麼？就穿了這樣的衣服嗎？真是糊塗的江湖客，快去穿短衫來！」

伯斯該多的面色由灰白轉成火紅，好像吃了一頓巴掌一般，勉強說明他從前的短衣，現在不配身材了。後來納麗女士叫他表演，他聽命了，但他因為許久沒有練習，一切舉動很覺吃力。到了叫莫羅時，牠却臥在地上，只是哀叫不肯聽從，性情燥暴的琪才蘭忍耐不住了，喊若望拿她平時打家狗的鞭子來，跑到莫羅身邊，舉鞭亂打：



「可惡的畜牲，我來教你聽……」

那狗猛然跳起來，撲到她的身上；若非伯斯該多連忙捉住牠，不免要咬傷這個冒失的女孩子。

琪小姐大吃一驚，待神情稍定後，指着莫羅對伯斯該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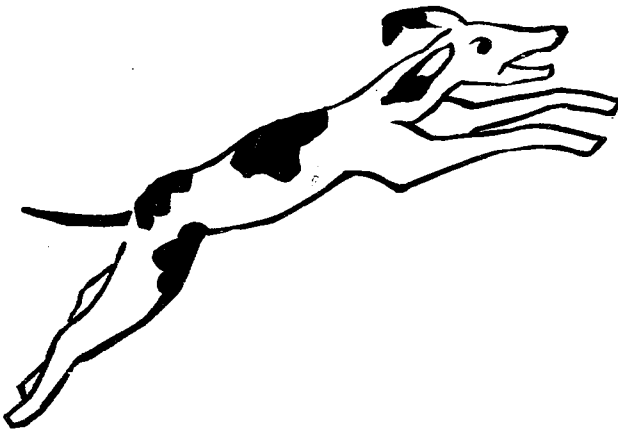
「這隻可惡的畜牲，我要請爸爸殺了牠，現在把牠拉出去罷，然後回來繼續你

的把戲」。

說了，便教若望拿茶給她和納麗女士。

伯斯該多收拾了一切傢伙，縛了莫羅箭直出去回到家裡。安太太早已在門口等着他，他一五一十告訴了她，說到莫羅將被殺死，便放聲大哭，竟忘了小姐要他回去再做的命令。安太太大婉言撫慰他，給他飲一杯酒，振振精神。

那時醫生回來了，聞知這事後，





勃然大怒，深恨那兇狠的小姐，給伯斯該多說，這是他最後一次玩把戲了。一面教瑪大肋拿傢伙都付之一炬，至於莫羅呢，一定不讓牠受什麼損傷。

正在說話時，小若望又來喊伯斯該多了；說小姐非常焦急，要馬上就去。醫生命若望回去，教他轉告小姐說，伯斯該多有病，醫生自己要來向她道歉。果然後來醫生親自到方宅去，給愛夫人說明他不歡喜，同時很決定地說他從此以後，總不許那孩子再玩把戲。

那天晚上，伯斯該多果然身體發熱，臥病在牀；方宅的琪小姐却非常惱恨了。

×

×

×

從那時起，方宅就和醫生家人不和睦了。愛夫人冷眼看待醫生，遇到安太太時，只點一點頭；琪小姐常怒目對醫生和安太太，尤其是伯斯該多，她好幾次或間接或直接或高聲或低聲的用惡語罵那孩子。女教師也和她一般的心腸，每次遇着醫生家人，她的惡眼好像電光似的要閃殺他們。只有方伯爵和未蘭夫人照常招呼醫生，常常回答伯斯該多的敬禮，有時還和他談話問好。

幸而夏天過了，晚上也轉秋涼，來此避暑的婦女們都已穿了絨衫，男人也披輕暖大衣：許多人家同居城裡，有的還在這裡等收葡萄：大半在十月上旬本村主保瞻禮之後，都要同居城中，方丹納伯爵的家人，是跟着這最後的一批的。

十月四日到了，這是本村的主保占禮，由占禮前日起，村市已

十二分的熱鬧，街中排滿攤頭，糖果餅乾，兒童玩具，應有盡有；廣大的場上已搭起公共跳舞場，兒童比賽台，鬥武所，只有一個角是空的，在這空角裡攔開一個小圓場，預備玩把戲，村裡的婦女，個個都穿上新衣服，少年們還穿起光滑的皮鞋，短衫扣眼中插着一朶花。

伯斯該多東張西望的走了一遍，便停在把戲場前，注目看看，忽然邊傍有人厲聲喊道：「今晚開始玩把戲，哈哈……」

接着就聽見琪才蘭帶着譏諷的聲音：

「真的，吓；真是無禮的江湖客，我虧他有面皮在這裏獻醜，搶我們把戲家的生意，納麗先生，我想一定有人來禁止他們哩」。

伯斯該多聽了，立刻嚇得臉都變了色，醫生看見了，就拉他到

身邊，給他說道：「你在這裏作什麼，跟我來罷；今晚如果你要看，我同你一齊來」。

到了晚上，場中人山人海，個個興高彩烈，音樂呀、跳舞呀、鐘聲呀、琴聲呀、把戲家的號筒聲呀、醉漢的狂歌聲呀，鬧個天翻地覆，伯斯該多跟着醫生，留心着兩個小孩子的本領，後面便是小若望和方宅的家人。

忽然一陣混亂叫喊的聲音驚動了全場的觀眾，只見一陣濃煙夾着火星，從方宅窗口噴出來，尼各老從火門裡跑出來，喊叫救命，方宅失火了，琪才蘭和納麗正在一間小房裏，他們一覺失火便跑出來，但是剛剛到了門口一陣黑煙把他們逼退得向後轉。

這樣就閉在那小房裏了；女教師大叫救命。那向外的窗口給大

風吹入，火勢愈猛。伯爵和夫人在前天出門探望夫人妹妹的病去了，家人又都在外面看熱鬧，只有老僕尼各老在家中打瞌睡，一知失火連忙拚命似的跑出去喊救，老腿又跑不快，所以那時火燒約二十分鐘了，未蘭夫人在離羣衆很遠的房間裡一點也不發覺納麗和琪才，蘭却早已昏倒在窗邊，不省人事了。

衆人都跑到方宅去，但是沒有一個人胆敢入那火窖裡救人。有的走到扶梯上卒被火勢燒退，醫生奮勇上去，但是他不熟悉裡面的出入，只得敗興下來，大家都澆水拿梯，但水既不多，梯又太短，人又不知在何處，正在面面相覷，計無所出時，忽然未蘭夫人從黑煙裡飛奔出來，原來她過了多時方知失火，便披了一幅厚毡，拚命冒火逃出來，但是過度受驚，就仆倒在地不省人事。

她奔出來時，不住的用手指着一個窗口，表示裡面有人，但是那窗很高，怎好上去呢，大家沒法，忽見一個少年，推開人家鑽到屋邊，把一條粗繩縛上一個鐵鈎，輪起鐵鈎拋入那窗口裡，然後拉着繩子，捆身上去，旁人都驚奇着，有的高聲喊道：那個糊塗蟲是誰呀？爲什麼讓他上去？難道他也願燒死不成？

醫生正在看顧未蘭羅撒，沒有理會到這回事。後來看見她甦醒，便轉向失火的房子那裡去，猛聽有人喊道：『看呀，看呀，快點幫助他罷，他已將琪小姐救出來了！』他瞥見伯斯該多大顯奇能，一手挾住琪才蘭，一手拉住粗繩子，慢慢溜下來，直到扶梯把她放下了，又再上去跳進充滿煙火的房間裡救出納麗女士，可是他自己身上的衣服亦着了火，這個只有十四歲的少年，誰也不會估料他會

這麼勇敢的，醫生讓旁人看顧這兩位從九死一生裏救出來的女人，自己却火速跑到他的孩子那裡，用大衣蓋住他，撲滅他身上的火，箭直抱他回家去，安太太連忙跑來，只見孩子焦頭爛額，不省人事的昏在牀上，衣服頭髮都燒得不像樣了，醫生詳細考察孩子，知道沒有死的危險後；就給母親說道：「媽媽，這確是一位小英雄，請妳好好照料他，我現在要趕去救治方宅的女人哩」。

方宅的火直待大鎮的消防隊到來，才得撲滅，但是損失的數目已是很大。

過了一天，方伯爵和夫人回來之時，看見房子被燒了，她的愛女利納麗女士寄宿於安太太家裡，醫生的房間已變作醫院了，醫生自己要這樣的，因為可以較方便的療治這幾個被火傷的人，安太太

看護他們，煞像一位仁慈的媽媽。

伯斯該多首先痊癒了，面部和手部的傷，也恢復原狀了，頭髮漸漸也長成了和從前一樣的捲曲光滑可愛。

納麗女士却受傷較重，雖然痊癒了，但是面上留着傷痕，最不幸的，要算琪才蘭了，她週身被火燒傷，一時難愈，而且她的頭皮燒得太厲害了，連頭髮的根都燒壞了，再也不能長出頭髮來，所以只好忍耐着戴上一個假髮。

她的身體遭了這次患難，精神倒大起變化，因為她在病中曾開始默想自己的地位是怎樣的可憐。她從前所含恨的所憎惡的人現在是怎樣的愛護她，想到這裡，不能不生着知恩的情素，感激她從前所凌辱過的那個伯斯該多了，於是她的性情，完全改換了，從此之

後，再沒有人說她是驕傲的女孩子了，她現在是一位有禮貌的謙遜的女孩子了。

伯爵夫人也改換了意見，不像從那樣冷眼相看，反而更加親暱的對待醫生的家人，方伯爵更是不消說了，他甘願的扶助了伯斯該多，維持他的求學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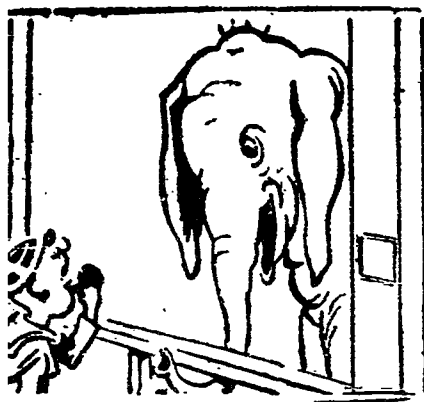
琪才蘭離別醫生時，緊緊的和伯斯該多握手，感謝他救命之恩，贈他一件珍貴的紀念品表示自己知恩的熱誠。

伯斯該多從此繼續他的學業，努力讀書，使自己將來能够在社會上自立，設法酬答他的大恩人。後來知道他父親的噩耗，深爲哀痛，但他深信他的父親和母親及他的祖父，在天享福，在天主台前，作他的主保，稱讚他的義勇，常常看顧和護佑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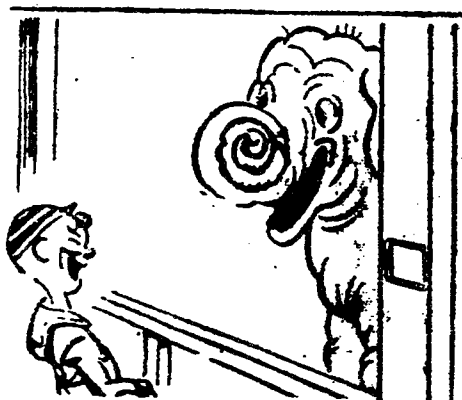
漫畫

小孩和大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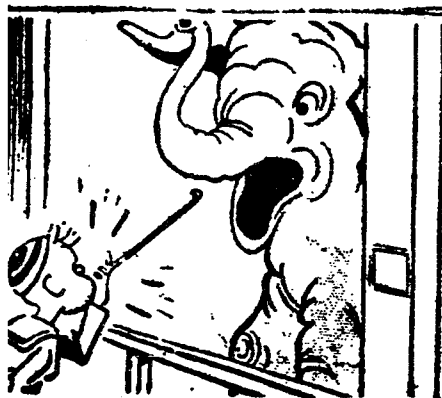
(以其技還諸其人之身)



① 小寶買了一件新玩兒，走到動物園戲弄大象。



② 『哈哈！你也懂得嗎？』



③ 『再來這一套』。



④ 『哎喲！』小寶的帽子也給大象的鼻噴起了。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兒童叢書
第四種

小賣技者

編著者

葉

順

天

上編者

蘇

冠

明

發行所

慈

幼

印

書

館

印刷者

聖

母

無

原

罪

發行所

慈

幼

印

書

館

電話：七二四

澳門風順堂街十六號

澳門風順堂街十六號

零售每冊二角五分
本冊二十冊裝
外埠郵費另加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一日出版

82

447021

(10)



2



售心百三角

H.K. \$ 0.50